

書

三傳辨疑卷第八

僖公

左氏曰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

國惡禮也

啖氏曰若非當時即位如定公矣故知左氏解

僖公不稱

即位實出亦非也劉氏曰不稱即位公矣此出故也非也

去年八月

閏公遭殺僖公不自稱入為君至此久矣與朝廟

粗定不應

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即位禮也即本意妄釋

相較何如

朝廟則得即位則不行即位禮也春秋本意妄釋

也

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

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也此說近之但臣子一也一語未

得臣諸父兄弟而謂之子也

穀梁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此說近之而義未足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

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

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辜禮也經書齊宋曹師次于聶北

遂意其潰而奔師師逐狄人焉如左氏言經當明書其事不得

左氏言具邢器用而遷之則似齊遷邢矣且左氏知救患分災之說而不知救患分災之道故謂之禮耳

公羊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也不及事也不及事者

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

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

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

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

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

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意

也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

以知其為一事也劉氏曰公羊曰救不言次言次不及

救而不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

秋明書之耳何足以起邢亡乎又曰曷為不言狄滅之

為桓公諱非也文先次後救即譏其怠墮矣何諱之有

公羊以百二十國實書為據故如此說耳又曰曷為先

言次而後言救居也亦非也向謂救言次者不及事也
今謂先次後救者居也若令救時及事春秋自不書其
次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危耳若頃師安次則失救國之
所書救正欲其急病極危耳若頃師安次則失救國之
義理不得不言次以道仲尼見之經理既當書不
次也救不言次以道仲尼見之經理既當書不
次見救國不言次以道仲尼見之經理既當書不
傳信也救國不言次以道仲尼見之經理既當書不
于肅北其文不而勢同也為護之與舒護其意不
而旨同也為護之與舒護其意不
不直赴所急而淹止他邑文所急而更代他國舒護其意不
次于肅北救邢者惡于其宜宜文所急而更代他國舒護其意不
叔孫豹師救邢晉者惡于其宜宜文所急而更代他國舒護其意不
故止于雍榆也論二者之文則有相似論二將必之情則
終始不同情變而文異亦其宜也且謂大夫將必之情則
君命乎則晉陽處父師代楚救江亦何辭邢又有救後伐通
哉又曰不與諸侯專封亦非也經有救邢又有救後伐通
邢則邢未滅之辭也邢亡又非專封也又遷之辭也邢又有救後伐通
諸侯城之而已非邢亡又非專封也又遷之辭也邢又有救後伐通
非也三國以春救邢以夏城之同事異時一事也亦非

穀梁曰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
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
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
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
侯也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齊師
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
功也劉氏曰穀梁曰救不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
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非也此若當救則春秋方
賤之又何遂其意也吾欲此若當救則春秋方
亦不可遂其意也吾欲此若當救則春秋方
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齊侯
以其不言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齊侯
邢者其刺桓公之意已見矣何至又更齊侯于肅北救
即實齊侯又何明以哉且齊侯自以過賤稱師爾曹伯

非有過也何乃亦貶從師乎且直言齊師曹伯者有何
不可乎且曹何以無師先王之制大國三軍其次二軍
小國一軍軍即師也曹又次國不宜獨無師又曰以其
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乃可耳如不足乎揚未可便貶也言齊
貶之不言齊侯乃可耳如不足乎揚未可便貶也言齊
侯適中矣然則穀梁於此都失褒貶之功也亦非在又曰是向
之師也使之如則穀梁於此都失褒貶之功也亦非在又曰是向
梁言者齊侯乃不足揚矣猶日齊師何也且使之如則穀梁於此都失褒貶之功也亦非在又曰是向
何故見其美乎不
改事及不美乎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曰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

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

此事實近之但
不言其義耳

穀梁曰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

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
耳何用曲為說乎趙氏曰若薨于外則書地記事實也
云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非也假如夫人死于外豈可不
地乎愚謂後書夫人之喪
至自齊則穀梁又何說乎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左氏曰盟于牢謀救鄭也
未訥趙氏曰鄭今在會何救
是否愚謂經書會傳作盟可以經考傳之偽矣而杜氏
孔氏曲為之說可謂忠於左氏而不知其得辜於聖人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左氏曰公敗邾師于偃虛立之成將歸者也
案左氏前
日敗之例於是每遇公敗其師必曲為之說以實之愚
既辨之矣若此之類皆其證也讀者察之

穀梁曰公不日疑戰也疑而曰敗勝內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季

左氏曰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劉氏曰非也

二者何異哉何以必其非卿耶就令非卿但是主將亦當書也若非卿又非主將徒一賤者亦何可嘉而春秋

詭正法書之乎愚謂獲主將在當時信之嘉之耳猶後世戰勝而行賞也春秋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何加之有

公羊曰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夫季

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

正其禦外難以正柰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

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

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入入則殺矣奚斯不

忍天命于慶父自南洙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奚斯

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輶經而死莒人聞

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與

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趙氏曰三傳皆云挈非卿

事接於魯及執殺奔放皆書莒慶鄭宛之類是也何乃

於獲別生義乎愚謂季子治內禦外公羊皆以正許之

而大其獲大夫帥師而獲大夫此豈為治世之事而公羊大之無是非之心矣

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挈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

不言獲此其言何也惡公子之給給者柰何公子友謂

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辜屏左右而相搏公子

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也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江熙氏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

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季友豈舍
三軍之整挑身獨闕潛力相信以決勝負者哉此不經
之論齊東野人之言與

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氏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

者也姜氏淫亂致弒其君幾亡其國齊侯殺之是也特未知其事之信然耳此不可以女子從人之法律之矣

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然則

曷為不於弒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孔氏曰公羊曰云云穀梁曰云云賈逵云云殺子輕故但貶姜然則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為一義不得去姜

存氏去氏則存姜若其必有貶自可替其尊號去一姜字復何所明於薨於葬未嘗有貶何故喪至獨去一姜

以喪至也曰曷為不於弒焉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

重喪至已加貶責於葬不應備文何故葬我小君復得成禮公穀見其文闕妄為之說耳

穀梁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

殺同姓也趙氏曰為齊桓諱殺同姓文姜不言姜以是

姜乎夫人挾小君之尊而殺二子魯人終不敢討也桓公為伯主疾禍亂之所自生豈得顧同姓哉此非春秋

亦非春秋所諱矣則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氏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案左氏

侯序於下為後至今又以俱不書為後自相戾矣蓋左氏疑經不書諸侯而自以為諸侯城之故為此說以售

已意耳其曰城楚丘而封衛辨見本義

公羊曰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城也孰城之蓋狄

戒之曷為不言狄戒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
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
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
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
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
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曰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
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
遷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

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
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先儒以為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夫所謂專封者以此地
封人也此謂之專封固不可也愚謂如齊桓果城衛亦
不可以專封誣之也但楚丘非齊桓城之耳三傳皆以
楚丘為衛邑齊桓城之而衛國忘亡後世和之同然一
辭皆舍經而信傳者也惟趙氏華老
之說為有據見於本義此不復出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曰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於經畧無發明

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氏曰先書虞賄故也案左氏虞請先伐虢則是虞主
兵也虞主兵則魯史當先書虞

非以賄故而先書虞此
即公羊使虞首惡之弊

公羊曰虞微國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柰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柰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府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

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及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劉氏曰公羊曰春秋主兵者序上蓋惡兵也虞實主兵矣又何使之首惡乎愚謂是曰邑國曰國以君存而國之豈理也哉

穀梁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

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于滅夏陽也虞之為主于滅夏陽何也晉

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

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

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

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

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

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

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

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

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公遂借

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

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

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

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

也而馬齒加長矣劉氏曰穀梁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

今書虞人晉師者豈不益見其卑乎春秋之例主兵者

序上蓋惡用兵也豈曰以國大小為序乎若誠以國大

小為序者如穀梁說可矣如不以國大小為序又何必妄解哉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羊曰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

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
餘為莫敢不至也劉氏曰非也即實四國會豈可辨哉
江黃者何必極遠之國乎周末時諸侯爭分水絕壤斷
不相往來齊魯之儒未嘗涉江黃之境周之諸侯千
百餘其後稍稍相併猶應千餘若貫之盟皆來至則江
黃之外尚有遠國不獨江黃而已
穀梁曰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
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
至也啖氏曰春秋盟會皆據實書之亦無舉遠以包近
之例愚謂春秋之盟豈有不期而至者哉辨見公羊

不雨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越八月不雨民被災
穀梁曰不雨者勤雨也趙氏曰不指事而言
何以明勤雨之意乎

楚人侵鄭

左氏曰冬楚人伐鄭闞章囚鄭聃伯經書侵而傳書伐
鄭聃伯之事
亦未可信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左氏曰不曰旱不為災也左氏見經不書旱遂言不為災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辨見前

穀梁曰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

有志乎民者也趙氏曰穀梁安知其閔也又諸公豈無

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兩書異文故穀梁曰閔雨者
有志乎民也文公歷時而總書是無志乎民者也然志民
之事經無所見穀梁以兩書之異即以
為義當是史之異辭非義例可推也

徐人取舒

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豈有取人之國而有易者哉

六月雨

公羊曰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不甚之意何所據而云乎

穀梁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聖人固

而此非為喜雨蓋書其實以見前乎此之不雨至此而而始雨也穀梁云喜雨既失聖人之所指而又移此喜雨為僖公之有志乎民則失指之中又失指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氏曰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趙氏曰據明年伐楚江黃不與左氏說非

公羊曰此大會也曷為未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

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劉氏曰公羊曰此大會曷為未

可勝言乎其能必令此盟乎且謂未言爾者仲尼之意以成桓公之意乎若仲尼之意者是其本盟而今隱之欲自不盟春秋豈據事而書無所獨異也愚謂經止言四國而公羊謂大會者即貫之盟傳云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其餘莫敢不至者也劉氏辨之大詳矣其桓公曰誓之辭擬於此耳

穀梁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攝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

乎桓公之志案宋本公爵位齊侯上時以桓公主盟會

黃稱人乃其大夫耳亦未嘗朝諸侯也孟子曰况以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則諸侯未必皆諭乎桓公之志穀梁豈見公羊大會之語而想像其委端攝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而不察其實欤

冬公子友如齊壯盟

左氏曰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左氏此傳亦非舊史之文蓋見前有陽穀之會而意之耳

公羊曰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此因釋蒞盟之語而弁及來盟之義

穀梁曰蒞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

也蒞之訓無位字且書法自然無及字以不言及為以國與之過矣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氏曰齊侯與蔡姬乘舟圍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

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

蔡蔡潰遂伐楚葉氏曰小白攘夷狄而仇中國莫大於此舉苟以婦人之怨而勤七國之君夫

誰肯聽之哉蔡人雖畏齊亦不遷潰矣此事之必不然者齊之侵蔡志在楚也辨又見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

公羊曰潰者何不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其言次于陘

何有侯也孰侯侯屈完也劉氏曰國曰潰邑曰叛非也潰者民潰叛者臣叛非繫國

邑為別也又言次于陘有侯也亦非也若實侯無為不言啖氏曰初次之時安知屈完來乎葉氏曰豈能預知而侯之乎

穀梁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

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

繼事也次止也葉氏曰蔡潰遂以桓公為知所侵則是以成敗

論事也若蔡不潰穀梁遂謂桓公不侵所侵乎

夏許男新臣卒

左氏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

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其有衮歛劉氏曰非也若實卒于師經何

以不記邪召陵地屬潁川潁川今許昌郡也許男歸國

矣明許男有疾歸其國而卒故不得書卒于師也高氏

曰案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而此不言者非卒于師也

于師此二君皆明書卒于師而此不言者非卒于師也

張氏曰傳言卒于師陸渾以師而此不言者非卒于師也

川會之穎昌府長社縣去許密通故許男疾而歸也存

耕趙氏曰許昌即許國也師在其國故不謂齊楚于師

也經無加辭苟有所加必有以見之也愚謂齊楚于師

許男自卒非死王事也設使加二等猶應葬以伯禮今

以侯禮則是加三等矣左氏國葬如此

穀梁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

內桓師也劉氏曰非也書卒於師不足貶桓公不書卒

常義不必詭文以伸桓公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公羊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

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

召陵也師在召陵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

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

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

狄卒佔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公為主

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趙氏曰若不重言盟召陵則無以知

召陵又無以示退軍之實據事不得不言耳喜服楚何其小哉陳岳氏曰不稱使再稱者以完來盟于師不盟

運于召陵方盟備書其實也非有異義公羊謂尊屈完以當桓公且桓公戒伯業為盟主雖楚子自來猶不可仇矧屈完乎又言再盟再喜斯益踈矣苟曰以義却齊故不稱使且楚知齊強服之而受盟謂之義却不亦遠乎公穀之短劉氏曰盟于師者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者齊侯之意也文為事出非虛加之也何有喜服楚哉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案穀梁言成屈完大夫即公羊尊

屈完之意其以來為內桓師以得志為不得志及覆無理辭費而已

齊人執陳轅濤塗

公羊曰濤塗之臯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柰何濤

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復東

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

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

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臯何以不得為

伯討

啖氏曰若公羊說則是軍自失路致陷非濤塗之

有節制矣必前有游軍然後大軍從之豈若項羽之奔走失路哉其公羊聞誤軍之事而不得其實欤且或稱人或稱侯本史氏記事有詳畧豈在人侯一字於伯討哉

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氏曰秋伐陳討不忠也如左氏言則濤塗可謂忠於陳矣特申侯賣之耳齊侯能以人各為其主之義而推絜矩之心則不至於疾濤塗之深而伐及其君也而左氏謂其討不忠非義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羊曰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趙氏曰案楚雖已服何妨告廟

穀梁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

以伐楚致大伐楚也劉氏曰非也凡穀梁所說致君之義苟取臨時而無通理不足詰者也豈知致者歸格告致之事乎獻可杜氏曰伐楚之功齊桓之功也僖公止從伯主耳不足為美曰伐楚之功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者亦有後事小則以先事致者但其言大伐楚則非也紀實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曰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毋弟直稱君者甚

穀梁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聖人固惡晉侯自殺其世子耳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曰其言來朝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趙氏曰案此文

直書以事譏有何內辭劉氏曰此實自朝其子耳譬如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之類文理不疑何謂內辭愚謂公羊誤兼來朝讀之故有與其子俱來朝之說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此非特譏其踰竟而已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曰公孫茲如某娶焉

趙氏曰大夫越境而娶非禮也經文不應無譏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曰世子猶世世子也

於經何所發明

穀梁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舍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

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案春秋書法有稱及為內主者矣此以下有會字故不得不言及則此稱及非內為主也乃齊為主耳蓋知凡例之不可不一律拘也非為梁就及以會生義遂節節差舛至謂桓不臣世子非之為變之正夫不臣不子矣而謂變之正桓不臣世子非之心而不自知其為春秋之諛賊矣其曰諸侯不能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如此等語皆不識君臣之大義者也而可以語

鄭伯逃歸不盟

公羊曰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

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劉氏曰非公實有鄭伯中云諸侯盟于首止若鄭伯實逃歸者當在首止之前故云耳不知鄭伯本自當盟及盟之日更自逃去所以文先序諸侯盟後言鄭伯逃也亦猶沙隨之則嫌已盟而逃故出不盟者在盟前逃也

實有鄭伯中云諸侯盟于首止若鄭伯實逃歸者當在首止之前故云耳不知鄭伯本自當盟及盟之日更自逃去所以文先序諸侯盟後言鄭伯逃也亦猶沙隨之則嫌已盟而逃故出不盟者在盟前逃也

會不見公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尋其先文如皆已盟復得後語乃知不與耳與此相類無多疑也而以謂不使寡犯衆可謂義甚高而理不要

穀梁曰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案逃歸叙實事也非魯史加逃之字也亦非

孔子加逃之字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穀梁曰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日月例辨見綱領

冬晉人執虞公

左氏曰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

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

臯虞且言易也劉氏曰虞晉同姓滅之大臯也雖其自欲文飾修祀歸貢不足以掩其大惡春

秋局為聽之邪滅人之國廢王者所封絕先祖之體苟能修祀歸貢者可無譏矣天下之強誰不暴弱天下之喪誰不暴寡哉此無他左氏本不受經不知其義怪其文理異常因雕琢遷就為此爾愚謂經但言執虞公不言滅虞不知虞

公羊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

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啖氏曰以

則何者為不善愚謂聖人苟不與滅當明書其滅以示戒若從而隱之則後世何待虞公不見執矣經言齊滅譚滅遂楚滅弦滅江之類甚

夫滅人之國卑之大者從何知之而晉獻之惡得以匿

穀梁曰執不言所於地溫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

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

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劉氏曰五等之爵有尊卑矣假使褒貶進退宜以其類

豈有貶之而反崇其爵哉且仲尼欲以見虞公不仁猶

其民執之者則亦若梁亡之例書虞執其公則可謂之

云爾已今春秋乃曰晉人執虞公非其下矣何謂其下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氏曰圍新密鄭所以不時成也諸侯于首止諸侯莫

不盟鄭伯逃歸伐之不為無辭豈強取新城然後連其所事哉蓋疑伐不言圍橫出此說

公羊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陳岳氏曰苟曰邑

何以書宋人伐鄭圍長葛僖二十三年何以書齊侯伐宋圍緡果圍無圍邑之別明矣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言圍邑何也病鄭也著鄭伯

之臯也案鄭伯之臯在逃盟不在言圍邑也辨又見公羊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曰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御璧大夫哀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櫬之焚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劉氏曰左氏云許男降皆妄言也何以言之諸侯救許許圍已解何苦自辱追降于楚哉此非人情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亦足亦知其初不降楚也貫道王氏曰遂救許則許圍解安得面縛見楚之事哉左氏楚人辭多右楚失之誣矣

穀梁曰善救許也辨見救鄭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曰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案伐鄭若可大則救許亦可大矣蓋皆齊桓僭征伐之臯皆齊桓攘夷狄之功也何以獨大伐鄭也

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曰五年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諧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臯七年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諧也張氏曰陳表濤塗諧申侯之事奔鄭理或有之惟申侯不忘故國所以道鄭伯背高從楚以啓伯主討鄭而致殺身之禍狄戴氏曰若然則申侯蓋忠於齊者殺之而怒齊也何名焉悅愚謂鄭之大夫無請於諸侯而城之之理設使請於諸侯鄭伯必知

之若又從而譖之則譖亦不行矣左氏此傳及復不可據

公羊曰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案不稱國則無以見其為何國殺大夫故稱國也

公羊以此為義固哉餘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穀梁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辜也獻可杜氏曰文六年

年殺先穀皆以其辜討之則無辜之說未安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氏曰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

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

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

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

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

於鄭未捷今苟有讐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

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

敢不懼若恠其辜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

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

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

德也君其勿許鄭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

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

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辜於鄭東萊呂氏

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云云此等語言蓋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

就桓公自小其規模劉氏曰案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享於鄭尋此諸文則齊侯為用管仲之言不與子華盟也今甯母之盟實有子華與傳異矣是何故哉愚謂齊桓但言蓋可信未去三族而使子華與盟亦未可知左氏之言蓋有之誤加信之問也但陸氏云公穀無鄭世子華左氏有之誤加之也而今本公穀皆有之則可疑耳然子華之請與桓公管仲之言皆非本義故不錄云

穀梁曰衣裳之會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泚

左氏曰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于泚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葉氏曰惠王果以七年崩襄王懼叔帶祕不發喪在前世或有之矣然不過數日之間豈有經

年無君而子帶不知者乎以經考之諸侯為襄王謀已見首止泚但尋前盟而已惠王實以八年冬崩王人來告喪而畏子帶作亂所謂告難于齊者近之故諸侯復為葬正之會以修好而襄王以宰圍公臨之無秋不發喪之事傳以泚盟為謀而後發喪則諸侯已知惠王之崩何為更待十二月以一乘告乎

穀梁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

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

會也王人序諸侯上本魯史之常法此盟本義在王人謂不知春秋之所指矣

鄭伯乞盟

公羊曰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

柰何蓋酌之也

穀梁曰以向之逃歸而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

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均之也胡氏曰二傳謂使人

止之盟齊人伐鄭七年雖使世子華受盟非也鄭伯逃首

見討故自來乞盟乞盟者卑請之辭也且以齊之強鄭

夏狄伐晉

左氏曰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繞射為右以敗狄于采

桑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

速衆狄繞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

桑之後也復期月案左氏所載信否未可知所不錄者

已若快其殺戮豈一視同仁之心哉宜晉之致狄乃在

家國之不正豈采桑不克哉啓後世人主罪中國亦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氏曰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

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陸氏曰案元年

薨明用夫人喪禮已久矣何乃八年始致之乎劉氏曰

左氏曰致哀姜也哀姜之死以夫人之禮舉之諸侯莫

不聞焉曷為更八年乃致于廟哉又曰凡夫人不薨于

寢不殯於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案哀姜於

此四者一不備則不致于廟也設令夫人歸寧而死亦

將不致乎公羊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

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

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柰何蓋齊于齊媵女之先至

者也陸氏曰案若娶于齊不書先至若娶于他國而媵

賢君桓公親往來還則夫人受齊而齊媵劉氏曰僖公

魯魯者且於史無以見齊齊魯之意異於取子糾歸公

孫教不可為若說

穀梁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

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

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

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

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趙氏曰案僖公若致其母即當云

夫人風氏不當但云夫人愚謂

立妾正當書氏姓後世知其為妾而後立為夫人也

若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考仲子之宮秦人

來歸僖公成風之祿則其義自見矣苟

但言夫人則後世何自知春秋意乎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氏曰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劉氏曰前年傳

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今年盟于

洮盟王室也然則盟于洮之時諸侯已知王崩矣不應

練而告諸侯也假使當時有難亦不能匿喪彌年况實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何氏曰襄公背殯出

會宰周公有不子之

惡後有從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
書葬使若非背殯也愚謂五刑之辜莫大於不孝此雖
有功在弗赦者也况蔡丘之會不王喪而致天子之
冢寧又可辜而無功乎且經既書宋公卒則天下後世
皆知之也又諱襄公之葬使若非背殯者然所謂掩耳
盜鈴者也公羊繆矣何氏又為之辭此漢儒專門之弊
縱知其不然必曲為之護皆此類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氏曰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

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

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

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願

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越于下以遺

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趙氏曰案王猛在喪不曰小童故知非也又伯子男

在喪亦當稱子獨言公侯亦誤也葉氏曰案是時襄王初立以日計之惠王猶未葬不得有事於宗廟何賜胙之有且脈膳之禮以親兄弟之國非齊所得賜或以小白而特賜之亦疑在終喪之後而誤記於此愚謂左氏無善惡皆以禮許之豈知禮哉

公羊曰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

此訓詁近之

穀梁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

也案穀梁謂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則可以出會諸侯乎也甚無義也國君喪未踰年皆稱子恐不特未葬也謂未葬者其見春秋中有居喪未踰年而稱爵者乎恐不若趙氏謂諸侯在喪以告禮行者稱爵以凶禮行者稱子者為近理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

穀梁曰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許嫁筭而字之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如二傳之言則常事耳何必善

之卒斷不書也今姑備或子謂使後無蔡丘之盟伯姬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氏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此即孟子

公羊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

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

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

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劉氏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

也孟子嘗言之矣唯以日月為例遂亂於安危嗚呼慎

穀梁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

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善加于牲上壹明天

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

婦人與國事葵丘之盟固可美也亦可卑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氏曰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又曰君子曰詩所謂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案未葬之說

年之意父未葬而子已承重則固一國之君矣百官子

庶即其臣也安有未葬而臣殺之曰非弑君者也若但

曰殺其君之子而非弑君則其臣殺世子於未葬之時者，據國史書者，近是自立論者。紕繆無他，學雖博而理不明也。

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

踰年君之號也。案文十四年五月齊侯潘卒九月齊公

何以稱君夫未踰年稱子者一人子之心不敢即伐君位

一年不二君故稱子耳然非一國之君而何於此時臣

有殺之者書曰殺君固其宜也今經曰君之子則未

立為君也不得與未踰年稱子者同義矣

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

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穀梁之言彌近理而實非

殺申生奚齊非嚴公之子乎且經書曰里克殺其君之

子正責其殺其君之子也若曰國人不可子而曰其君之

孽亦國人之所不子者經書曰弑其君何也

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氏曰：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

狄，狄人伐之王不能救，故滅蘇子奔衛。案蘇子無信

言也蘇子若叛王即狄豈特無信而已又曰王不能救既叛王矣何以救為由此觀之皆不然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

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

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

其言，柰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國

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

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及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矣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夷齊荀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案公羊所載事大畧與左氏同故不錄但以卓子為驪姬子與左氏異則未知其孰是其以及為累辨見桓二年宋督事

對曰使死者及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

穀梁曰以尊及卑也荀息闕也 於經畧發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公羊曰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矣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趙氏曰案公羊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故生穿鑿劉氏曰重耳之美未見而為之探情諱過不亦誣哉愚謂里克為惠公大夫惠公能正其弒君之辜而殺之何妨書曰晉人殺里克乎使為文公諱入不應弁諱惠公也桓為長短之說尤其繆之

尤者不
必辨也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又曰其為重耳弒柰何獻
公伐甯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
驪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
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
尊於臣世子則世子可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來
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
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
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
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醎為酒藥脯

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
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貢
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
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
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爾其圖之世子之傳里克
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
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
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
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脰
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

也案穀梁叙事與左氏大同小異蓋是傳聞異辭但云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非也夫叙事而不稱國則人莫知其為何國大夫也而以稱國為累上豈知言哉以後凡說稱國累上者皆不取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氏曰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與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

華叔堅駐歛梟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

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忘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

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遠禍誰能出君案晉一殺凡人經不應無見此可疑

者又非本義不錄

穀梁曰稱國以殺阜累上也辨見前

秋八月大雩

穀梁曰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雩不得雨曰旱案雩者旱者旱而已雩而得雨不得雨未可知也使雩而不得雨遂不書旱乎

十有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

左氏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案謀杞與王室既不緣陵事前目後凡則此為謀城緣陵耳謀杞與王室豈左氏之意之邪

穀梁曰兵車之會也經書會盟皆一法穀梁或謂衣裳之會兵車之會不知何所據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曰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關也存耕趙氏

曰左氏於鹹之會云淮夷病杞故城杞而遷之也淮夷若能病杞當深入魯衛過宋而後至魯有淮夷之難以其近也安得病杞趙氏曰案此稱諸侯即上會鹹之諸侯前目後凡耳左氏謂其人有關係亦悞莘老孫氏曰不

其近也安得病杞趙氏曰案此稱諸侯即上會鹹之諸侯前目後凡耳左氏謂其人有關係亦悞莘老孫氏曰不

其近也安得病杞趙氏曰案此稱諸侯即上會鹹之諸侯前目後凡耳左氏謂其人有關係亦悞莘老孫氏曰不

其近也安得病杞趙氏曰案此稱諸侯即上會鹹之諸侯前目後凡耳左氏謂其人有關係亦悞莘老孫氏曰不

序諸侯而凡言之者會戰之諸侯於是復合而城之前目後凡春秋之簡辭

公羊曰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

脅之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

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

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曷

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

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

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案經不言城杞緣陵又不

義若曰為諱桓公諱則滅弦滅黃滅下陽皆所不諱何獨於此諱滅杞城緣陵且為桓

公諱而復言諸侯則是欲隱桓臯而施之諸侯也非怒矣又義不得專封則達於文以見之安有心與而文不與之理哉果心與而文不與則見是心口相違小人之姦也而可以加之聖人手

穀梁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

辭也桓德哀矣案春秋前自後凡者多矣皆散辭乎桓

稱諸侯為散辭然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左氏曰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趙氏

稱季姬明魯未嫁女也若是鄆夫人不當言與鄆子遇

又明年歸于鄆此時鄆子請娶之胡氏曰內女嫁曰歸

案隱二年伯姬歸于宋是也出日來歸見棄也宣十六年鄭伯

姬來歸成五年杞叔姬來僖二十八年杞伯姬來是也今觀

季姬上無節之文則是未嫁者也劉氏曰案經季姬不繫節此未嫁之文也又是後有季姬歸于節始嫁之文也若實來寧何故再書其歸于祀伯姬來亦來寧也何以不書歸于愚謂於此見左氏解經附會處多矣不必皆國史之文也讀者可不明察真偽而遽信之哉

公羊曰節子局為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解經者所以使人易曉也

經難而解易則人易曉矣若經易曉則有不解者矣今經書季姬及節子遇于防使節子來朝可謂易曉而何必解矣而公羊乃曰節子使乎季姬來朝及徐尋公羊之意乃節子使季姬來朝之使非季姬使節子也及徐尋公羊之難也既無益於經又造疑於人焉用解公穀如此類多矣

穀梁曰來朝者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來請

節子也啖氏曰參議之不特病節子而已諸侯不朝天又不正之甚者非朝本正而言使然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氏曰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卜偃之言義未盡也沙鹿

崩豈止晉應之哉

公羊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龍襲邑

也沙鹿崩何以書紀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

紀異也公羊見梁山言山此不言山故意其為邑豈知何足疑乎果邑也當言陷不當言崩崩者上墜之形惟山可言崩耳具曰外異不書亦非也春秋書外異者多矣獨言為天下紀異者得之故取之本義云

穀梁曰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日月例

冬蔡侯貶卒

穀梁曰諸侯時卒惡之也

劉氏曰非也君薨臣赴以曰月此禮之常也若必以惡此

居書時者鄭厲公衛惠公內則篡國外則叛王何為春秋不惡之哉

十有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穀梁曰兵車之會也遂繼事次止也有畏也善救徐也

案穀梁不原上文之意而繫以善救徐為辭宜其昧經旨也

八月螽

穀梁曰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韓中甫曰案螽月有之則史氏必以

月書非有甚不甚之謂也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曰桓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案公羊見桓公時魯書致者少故為

此言爾非有所見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

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

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趙氏曰晦者晦朔之晦爾據

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於鄢陵並書晦朔則知古史

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曆數之證愚謂

夫稱謚稱字者命大夫也乃春秋書晦則大之有若果為

季氏所孚乃其黨惡者也既曰夷伯何謂微者且是時孚信者也又以為天戒之而大之尤無謂也

穀梁曰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
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
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春秋書震夷伯之廟義豈在於
論廟制乎且士安得有二廟乎

冬宋人伐曹

左氏曰討舊怨也案曹人伐宋在莊十四年拒今三
十五年不應至此始討舊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穀梁曰夷狄相敗志也此傳全無義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公羊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

也趙氏曰案左氏晉侯以戎
馬還寧而止師實不敗也

三傳辨疑卷第九

僖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

左氏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
 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
 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胡氏曰左氏之說不通案莊七年己有星隕如雨之說且聖人所書各以其實若是星則明書之豈以星隕而言石隕乎愚謂如左氏言則叔與之心亦姦矣不可以訓又不闕本義故不錄

公羊曰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碩然視
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
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
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鷓六鷓退飛記見也
視之則六察之則鷓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鷓何以
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曰六鷓則是同月若更不言是月則似同日公羊不逮
其意遂妄為此說且前後書晦多矣曷為不書晦手孫
氏曰其言是月不可再書正月也劉氏曰晦朔者天之
所有取朔棄晦何當於義乎此乖偽之深者又成十六
年實書晦朔晦朔之相發猶首尾也尚何云哉愚謂記
聞記見僅逮是月之說皆億度想像不惟無益於經而
反害經旨夫若何必察之然後知其五鷓何必徐而察
之然後知其退飛哉且齊鄭陳突皆書何必特為王者後

記異哉

穀梁曰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
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鷓

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鷓

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鷓微且猶盡其辭而况

故五石六鷓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曰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五石為一日故分別之耳
穀梁本以日月解經因此以誣聖人欲後世信之豈實
然乎愚謂耳治目治之說本承公羊記聞記見之意而
又益之以散辭聚辭者也與無知而日微有知而月穿
鑿附會衍其虛誕之辭於經旨何與哉

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鷓且猶盡其辭而况於人手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羊曰其稱季友何賢也

辨見閔元年季子來歸

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

子公孫疏之也

劉氏曰書季友云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東岳氏曰前此公子友見經者多矣悉無稱字者死何獨賢乎若以時君賢之故史字之則公子公孫疏之也

夫入斂公在位宰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歲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最賢矣亦何以不字之乎愚謂史法當稱公子則稱公子當稱必孫為疏之哉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

左氏曰謀鄭且東畧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

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案城鄆之事經所不書故知左氏妄也謀鄭亦未可信

穀梁曰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夏滅項

左氏曰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左氏見公在會而夫人會桓又在滅項之下又穀公

至之運故附會此說若公在會而大夫滅項齊桓討而止公則齊桓失刑矣辨又見下方

公羊曰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

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

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

諱也

穀梁曰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
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手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
已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
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
之諱也啖氏曰案其文義乃是魯諱豈可為齊諱而魯
劉氏曰公羊謂桓公滅之非也桓公雖信賢豈宜滅人
哉且桓公既已功高天下而威震主矣又橫行天下而
春秋所惡也而反為之諱是聞有功者得橫行天下而
無忌憚也陳岳氏曰凡書外事各言其國內事不言我
蓋春秋魯史故也外書則齊師滅譚齊人滅遂之類是
也內事則取鄆取邾取邾之類是也未有書外事不言其國
未有書內事言魯者蓋言國以別內也苟書內曰魯何
以為魯史也康侯胡氏曰案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
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

也未有善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鄆取邾取邾是也由
此知項為魯所滅無疑矣李氏曰春秋以勸戒諸侯
征伐首推王命而行之可也此滅國也春秋復從而諱
之又何垂教於後哉凡經言執者皆議也桓執陳濤
塗猶備書之死滅國而為之諱于濟川何氏曰尋春秋
為賢者諱獨出於公穀案滅譚滅遂遷陽盡桓為也則
辭窮故通為之辭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左氏曰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

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華光孫氏曰考之於

春秋雖為魯諱亦不全沒其事若齊侯實嘗執公亦當
異辭以見之經無其辭則左氏未可據也愚謂夫人苟
救公則當親至齊國不應呼齊侯至
魯地而會之也其為左氏附會明矣

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氏曰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經書十二月乙亥卒而左氏言十月
乙亥卒十二月乙亥赴當以經為正

穀梁曰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
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劉氏曰小白不
以其不正前見故得書日也重耳亦不正者
其不正未嘗見則卒不當日而日之何哉

十有八年夏師救齊

穀梁曰善救齊也諸侯非王命擅興師安得直許
善救齊乎謂之彼善於此可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龐齊師敗績

左氏曰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夏
五月宋敗齊師于龐立孝公而還經書宋及齊戰而傳
言遂與宋戰是反經

也難以
據矣

公羊曰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
言伐春秋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

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

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啖氏曰此戰與伐各是一事
和之國同之戰則惟宋獨戰事須先善伐也又伐時曹衛

公之征齊也非也晉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寧可亦曰
與晉林父之征楚乎所異於公羊者何哉思齊孟子曰征
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公羊謂之征齊亦非也且
宋及齊戰正以責宋而曰與之是黨惡也况春秋無襄
乎又諸侯五月而葬齊桓去年十二月辛宋襄正月即
伐之未可云不葬故伐之也

穀梁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伐而戰則言
伐言戰矣客

而為志乎戰則言及矣穀梁謂戰不言伐客不言及非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曰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苑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第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案此事信否未可知但非本義不取

穀梁曰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近功而德遠矣

陸氏曰案狄加人字以成文辭耳不謂邢人狄伐衛有何善乎劉氏曰春秋之法內諸夏而外夷狄惡其乘釁蹈隙必能為患而開夷狄使憂之吾見禍以益多憂以益長甚非仲尼意也愚謂正月宋已敗齊師冬救之無能為也况伐齊者四國何獨伐衛哉若邢狄借伐齊之辜以伐衛則或有之

十有九年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左氏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

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氏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

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

而霄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得死為幸

趙氏曰若然則宋為惡首邾雖諸侯不當受其無道之命然世卑力屈邾猶輕於宋經夫當兩譏之云宋人使邾人不當獨舉邾也且宋襄以仁義為己任不重傷不禽二毛豈肯殺諸侯以祭濞祀乎左氏見上文盟于曹南又續云鄆子會盟于邾以爲宋公本召鄆子鄆子來晚故宋公回至邾邾子乃到所以怒之曾不知曹南之盟自是大夫盟耳若宋公路出於宋何得路出於邾殊為乖角也左氏叙子魚見云今公一會而霄二國之君且三月執滕子六月乃用鄆子而云一會其偽可知矣又云用之於次睢之社以睢水在

甯莊無以正救衛燬之惡反釋飾辭以助其害早豈為
邢兩豈為衛左氏從而載之世有亢旱為乾封者皆是
說導之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曰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

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存耕趙氏曰案齊桓以誤軍之故

也陳穆公何為而無忘哉愚謂齊桓攘楚而四國與楚
脩桓公之好又不干他國而于齊必無之理也

梁亡

穀梁曰如加力役焉湏不足道也梁亡出惡正也鄭棄

其師惡其長也此義不拂於經特以其復而剛之耳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曰南門者法門也啖氏曰案南門者城之南門耳何用法門之說

夏郟子來朝

公羊曰郟子者何失地之居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趙氏

曰經無異文公羊無所據也劉氏曰若失地之居何得言前朝者施於有國有家之辭爾又公羊以郟城在春秋前案春秋以來且九年矣郟子失地殆三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無乃少不近人情乎葉氏曰郟子來朝與常文同何類推之但見其同姓故皆以為兄弟辭於經實無據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曰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理或然非

然非本義

穀梁曰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謚言之則如䟽之然
以是為閔也趙氏曰案經文謂之西宮直是僖公之
則明書新宮不得謂之西宮也此西宮蓋公之別宮也
莘老孫氏曰西宮僖公所居之西宮以新宮乎為其已
爾僖公繼閔而立若實閔宮何妨言新宮者是也襄九
何妨言閔宮乎葉氏曰公羊言諸侯三宮者是其已
年穆姜薨于東宮得臣之宮也存耕趙氏曰為其證有
東宮則有西宮穆姜成公之母宣公之妻也故居於左而杜氏誤辭以
為大子宮蓋感於東宮得臣之言也存耕趙氏曰天子六寢后
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曰東宮西宮中宮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穀梁曰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

啖氏曰邢雖小國何妨為地
主穀梁妄云救齊無所據

冬楚人伐隨

左氏曰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闞穀於菟帥師伐隨
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
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興謂行多露邦

胡氏曰漢東之國隨為大春秋之初已為大國非楚之
與國也今楚人伐之而左氏以為叛楚非矣蓋曰齊桓
既沒中國無所統一一遂吞滅諸國以隨服故欲伐而不
有之自是以後隨卒屬楚矣哀公元年隨侯與楚子圍
榮是也張氏曰後案楚力方疆隨欲復漢東諸侯於中
而德不足以勝之此其所以召兵而自屈也左氏舉其
不量力未若孟
子師文王之論

穀梁曰隨國也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左氏曰是歲也饑而不害啖氏曰今但取臧文仲諫辭
而畧是歲也饑而不害一句

穀梁曰旱時正也

凡此等論何益於春秋哉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公宋以

伐宋

公羊曰執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

狄執中國也

陳岳氏曰楚自屈完盟于召陵之後兵與中國敵禮與等會與同盟與仇初以夷狄

之僭終於春秋稱子而已其所書不與中國異故執鄭

良霄執齊慶封滅陳滅蔡皆書楚也宋與夷狄執中

國之有所以書執宋公以伐宋者以宋無德服諸夏又

冬公伐邾

穀梁曰以重辭也

以者文法當然何重之有

無以制諸侯與楚爭盟為楚所執亦中國之耻也故

聯諸侯之會書之明與楚國共執之宋既服復盟于薄

左氏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

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

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

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

葉氏曰滅國未有不書於經者

諸侯來奔亦未有不書於經者審如傳言經安得不見乎須句謂不

若不書猶可也來奔則無不書之理索明年公伐邾取須句猶言公伐

邾取訾婁則須句蓋邾之邑也傳不知此而以成風為

同姓故妄信所傳耳劉氏曰若然經何以不書邾社氏

曰須句雖別邑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顓臾之

比謂之社稷之臣然受王命為魯附庸自不不得經見耳

須句非附庸又傳曰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

夏非魯私屬明矣假令為魯私屬亦不得稱來奔今傳

稱須句子來奔是非私屬也且魯亡其私屬則自宜救

之又何待成風為之言哉須句非魯私屬其國滅其居

來奔經不且不宜不書也一經不書知無有此事也朴鄉呂

氏曰如左氏說則邾是一國須句是一國既事也朴鄉呂

君則經不應言取書伐邾取須句則是伐國而取其邑
邑明矣然則是須句前滅於邾其國已為邾之邑公伐
伐邾而取之爾左氏
之說似未足據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
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
諫曰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
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隨之曰不
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
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
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

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
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
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

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
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
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

諱也啖氏曰上言伐宋此言獻捷必知宋捷首文耳公
羊言為襄公諱有何義乎愚謂經言伐宋而不言
圍公羊億其為圍而又釋其為
目夷諱輾轉揣摩俱無實理

穀梁曰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不曰宋杜氏啖氏得之啓後世柳揚
予德之論者穀梁氏此說之類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羊曰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

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案春秋有執諸侯大夫而

之則書釋一則紀實事二則書法之常也公羊言執未

有言釋既無理矣又因其言釋而云公與義爾何氏因

謂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

之厄皆失其是非之心者也

穀梁曰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

之與之盟日之也不言楚不言與專楚釋也即以公之與之

而外釋不志尤為無理其曰不與楚

專釋即公羊上文下與楚專執之病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氏曰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禮也謂須句為國見臧

於邾而其君奔魯公為是伐邾取須句而其君若能

如此則魯得取伐且其存亡繼絕之功然春秋書之

與伐邾取須句而取之耳既伐其國又取其邑蓋其舉大

矣葉氏曰陳世子吳復歸于陳蔡世子廬復歸于蔡楚

滅其國而後能復之猶見書於經須句誠戒於邾而魯

能及其君此孔子所謂與伐國取邑之辭一施之猶不免於

讒乎左氏蓋既失之於

前而因以成其說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氏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

國乎君其無謂知小逢蠱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

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

門劉氏曰杜云邾人獲公胄懸之魚門故深耻之不言

耻者以公喪胄危辱切近也然則乾時之戰公喪我路

也愚謂經不言敗績而傳言敗績後人因謂諱之莊九

年書我師敗績矣固其證矣且擅弓曰邾婁復之以矢

蓋自戰於升陘始也則邾人殺傷者多矣然則升陘

績乎左氏之言未可信也

穀梁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

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索乾時之戰書敗績未有可道之

事也不言其人安知非大夫乎辨

文見左氏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公羊曰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

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

來有司復曰諸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

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

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

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

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啖氏曰文王以仁義行師

不應似宋襄徒守匹夫之信不知事機也

王氏曰昔文王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天子賜之弓矢以為西伯聞

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
降故詩人道之曰文王受命而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
于豐今宋襄求伯不脩仁義而欲力服諸侯及其戰敗
乃曰不鼓不成列是不好文王之德而好文王之戰者
也宜其敗身死蒙耻夷狄劉氏曰如公羊意惑於私
及何曲而已泓雖水名其地猶可以水名之若謂必
今如何曲而己泓雖水名其地猶可以水名之若謂必
真戰于泉中乎今天下豈真遇於水乎必居水中乃
得戰于泉中乎今天下豈真遇於水乎必居水中乃
義不過馬則不以威制漸之不以道摩之不加焉則不
服爾故詩曰肆不殄厥愆亦不遐廢問知是而四方自
再駕而降愛氏之至也今襄公退不務脩文王之業而
進徒守尺寸之信夫其守城信是也則若緩修吾德
無本而以比之文王其不知聖人亦深矣且夫守信而
不詐戰於楚人則有惠矣無德而求大功於己國則不
為類矣未和文王獨為爾乎愚謂紀晦朔史書之常而
以為義以見辭繁而不殺因明宋襄之正穿鑿甚矣

穀梁曰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

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
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
戰以為復雠之耻也雠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
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雠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
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不答則反其敬愛人不
親則反其仁治人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
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披甲嬰胄非以與國也則以征
無道也豈曰以報其耻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
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
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

於下子及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
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
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
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
貴者時其行勢也陳岳氏曰凡戰伐或日不日皆小以為也二傳之義俱不足取以人敵公亦非外點苟曰卑不可以敵尊則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宣十二年晉孫林父及楚子戰于邲豈敵也哉啖氏曰王師敗績于貿戎我豈非尊敗于卑乎又稱人者亦常法耳皆不可為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案陳蔡左氏曰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楚鄭盟

于齊在十九年今五年矣此亦左氏意度之辭耳

公羊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隱五年圍長葛是邑可言圍也其曰疾重故也近之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隱五年陳人伐鄭圍長葛是伐國可言圍邑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公羊曰不書葬盈乎諱也何氏曰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襄公本以背殯不書其父

葬至襄公身書葬則嫌伯業不成所覆者薄故復使身不書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愚謂公羊何氏鑿說辨已見九年

穀梁曰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

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居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

君哉趙氏曰公穀見不書葬皆以為異說案凡諸侯葬

與不葬會與不葬耳陳岳氏曰春秋書外國君葬

會葬也如晉侯夷吾衛侯燬不書葬是魯會葬也

伯業不及而不書葬苟曰失民不書葬則皆書葬歟劉氏

曰宋公不恐厄人於險而致敗豈不教民戰者乎

宿如穀梁言淑之敗何不書宋棄其師乎

秋楚人伐陳

左氏曰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

城頃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

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

有幾取焦夷城頃經當書之今不書未可信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氏曰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

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歛

也劉氏曰左氏云杞夷也杜云仲尼以文貶之非也仲

以匹夫侵天子之事豈若是顯之亂名實哉辨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二十有四年夏狄伐鄭

左氏曰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

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

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

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邴霍魯衛
毛聃郛雍曹滕畢原鄭郕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
也凡將邠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是
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
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
昧與頑用噐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
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

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
為昧心不測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噐狄
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

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
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
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又王與之其若文

武何王弗聽使顏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

櫟王果

使狄伐鄭經當明書之曰天王使狄伐鄭又取櫟經亦

當書之豈止曰狄伐鄭哉若曰仲尼不見周史事跡而

從魯史魯史又從赴告而書則春秋鹵莽不足取信

後世矣况其年冬王出居于鄭若使狄伐鄭而復依鄭

亦無是理也况新司富辰諫辭曰太上帝德撫民其次

親親以相及夫親親以相及乃德也而曰其次則太上

以德者乃無親疎之謂本老莊之常談耳又謂周公弔夏商末世故封建親戚皆以私意窺聖人者也又謂常棣之詩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皆非至當之論其間雖有格言而薰蕕雜植難以剛取不知何從撥拾而為此惑世之說也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氏曰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後富辰曰不可臣聞之

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顏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

我以上皆指王使狄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

母弟之難也此無識見之天子凶服降名禮也此非禮

公羊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也不能乎母也魯子曰

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公羊以王不能事母而言出鑿之甚矣

穀梁曰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案此義亦鑿

晉侯夷吾卒

左氏曰二十三年九月惠公卒經在二十三年九月當以經為

或問正餘見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氏曰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楊氏辨要曰諸儒皆

燬齊滅絕晉滅虞虢皆同姓也胡不名獻可杜氏曰曲

禮諸侯不生名此記禮者緣春秋而為文也春秋所書

亡國五十直書曰某侯滅某國未有以名稱者也其文

當是衛侯燬滅邢蓋傳寫者見祭酉下有衛侯燬卒之文

而誤增演其名耳黎氏曰且書滅邢

則衛侯之惡已著安用更書名邢

公羊曰衛侯燬何以名絕局為絕之戒同姓也

穀梁曰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戒同姓也辨並見左氏

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曰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

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趙氏曰案經文直書其

兄弟辭有何義乎愚謂其日婦有姑之辭得之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親

非姑之事故春秋譏之不特責其既嫁不踰竟而已若經但書宋蕩伯姬來則可云是也

宋殺其大夫

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啖氏曰三世無

大夫近僻之甚劉氏曰文稱有大夫非無大夫明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凡妻之父母所不臣也而其等列禮不及也何謂無大夫乎詭僻不經乃至於此可開笑者此也

穀梁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啖氏曰夫

而垂訓宋大夫祖同位者書姓名有何妨乎劉氏曰春秋非孔氏家讜當為後世書法耳何得擅諱其祖名哉且傳曰臨文不諱安得諱祖之名遂不書乎獻可杜氏曰儻夫子實尊異其祖諱則安得明書孔父以繫於與夷乎不改而自破也愚謂曹殺其大夫亦孔子之祖而諱之乎若曰宋之同姓則周誅管蔡其名固亦見於書也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氏曰秋秦晉伐郟楚闔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

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與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

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

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
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比傳與圍

二事無相
關故不取

公羊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案圍陳納頓子本是兩事
故不自言遂公羊謂不言

遂兩之也其意又以其初本一事而作春秋者分而兩
之不可不察若何氏註又其鑿之甚者也

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

蓋納頓子者陳也趙氏曰案經文楚自納之何聞陳乎胡氏曰
納頓子自是楚人納之亦不干陳氏

其說
不通

冬十有二月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

左氏曰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泚脩衛文公之好

且及莒平也案僖元年公于友敗莒師于
鄆拒今二十
五年遷出脩魯好且平魯莒之怨無是理也此必
別有其故而不可知左氏附會而為此說耳

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趙

曰凡事接於魯雖非命卿皆書名穀梁不達故妄穿鑿
也劉氏曰直云衛子莒人豈不可乎在春秋之中此類
多矣何獨至於慶也而目之手向令但會莒慶而無衛
子謂之目猶有可護今衛子之外又目慶也吾知穀梁
之說必將寤於此而莒
無大夫之說不可復恃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氏曰尋泚之盟也案去年十一月方盟今年正月又
盟必有不協之事而不可知耳盟

曰遠安得云
尋泚之盟乎

穀梁曰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

言會也案公會大夫少矣雖不隨莒子亦言會也夫諸侯不當與大夫會大夫亦不得仇諸侯今魯莒會大夫正當書以見非禮而穀梁乃謂隨莒子然後可言寧速春秋豈紀常事者哉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公羊曰其言至崔弗及何侈矣追而弗及何侈之有

穀梁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鄆急

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

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陳岳氏曰侵曰

侵伐曰伐追曰追公禦之戰則言戰敗則言敗未有弗

及者齊人侵我西鄙公帥師拒之齊師不戰而去公乘

勝追之軼于西鄙而深入齊地齊師既不敵公追之弗

及收兵而還斯備書其實無所舍意且鄆齊地追兵不

出魯境則追之常出魯界則追之深穀梁曷言不及將

欺愚謂穀梁云公弗敢及而春秋改人穀梁為師以大之將

大齊乎大魯乎若大齊也則下稱內辭矣魯史不應大齊也若大魯也則穀梁既云公追之非正又云弗敢及魯亦不足大也齊魯皆不可大穀梁將指孔子大之欺孔子未嘗改魯史之文也三者皆不昭合則穀梁之辭窮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

左氏曰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

齊人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

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

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

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

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
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公之
功我敵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
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案經書
大夫也而傳言齊侯又經書伐我北鄙則入境矣而傳
言未入竟又齊侯果以辭命而還必不再伐我北鄙魯
必不乞師於楚以報怨此傳不合於經置此也然展喜之辭
則有可取者焉豈別是一事而左氏誤置此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曰東門襄仲滅文仲如楚乞師滅孫見子玉而道
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韓中父曰道楚伐宋之辭未必
愚謂滅文仲為魯卿既非公子遂之介當並書今經不
見何也且遂之行必明告齊人伐我而乞師以報之左

氏云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之說若主他事而往因之
以為辭者况當時不臣周者豈特齊宋哉使楚聞之將
不為異而伐之矣况魯本惡齊而乞師與宋未有讐也
左氏見下有楚人伐宋之文而附會此說云爾

公羊曰乞者何早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
為重師師出不正及戰不正勝也案乞者直述其事耳
羊黜周王魯之意也

穀梁曰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
不必及戰不必勝故重之也趙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
乞師之義而不言大意故辨之陸氏曰乞者深求過理
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計穀梁意以為兵凶者深求過理
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得全歸其本不可謂之假借故事皆
以乞為名也愚謂如公穀說則鄭伯乞盟復可取義乎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穀梁曰獲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于執也執與自
不同不可以猶愈言也楚滅人國不以為
義而以猶愈于執為說何益於經

冬楚人伐宋圍緡

穀梁作閱

公羊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劉氏曰圍

人將卑師少耳伐齊者則楚師將卑師衆爾何以強配
合之乎又何休曰稱師者順上文非也踰國而乞師是
必求多非求少也若魯亦能自辨之何若外求乎故
謂楚師無疑也何休欲顧上圍緡時意故折之耳又所
庶幾信矣何者伐非久事也設楚人道用其師於取緡
則庶幾信矣何者取邑未必久也今正圍邑久者或累
年短者或累月公又安能得其衆伐齊取穀乎且由楚
至魯非近地也伐宋圍緡非易也由魯至齊非一日也
勝魯取穀又非一日也自齊還魯又非一日也此間往反如
此此可信乎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

於楚案以猶用也葉氏得之已見桓十四年左氏之說非正訓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

正也氏固君之本使民以死固非正然非此事所書之旨辨又見桓十四年

公至自伐齊

公羊曰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取乎穀也曷為未

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劉氏曰原公羊之意謂得意致會不得意

致伐則今得意不當致伐故如此問也曰何以致伐者
是問不致會而致伐也然伐齊取穀者獨以楚師自往
耳無諸侯之會也無諸侯之會則不得致會此理之
適然耳公羊迷妄其本末遂彊云患之與必自此始

穀梁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危之也若惡事不致則春秋凡書至皆善
事乎且聖人作春秋不暇為人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氏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存耕趙氏曰案左氏杞桓公來朝用夷禮二十三年杞子率左氏曰杞夷也而不言所以用夷禮之故至襄二而即東夷則杞盟是年晉女叔侯治杞田曰杞夏餘也十八年又書杞伯來朝左氏亦不言所以復稱伯之故襄二十九年稱子至昭六年又稱伯左氏又不言其故杞為貶損故其稱侯既在夷困於疆令而自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左氏曰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左氏之云固然非本義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氏曰秋入杞責無禮也是年春杞子來朝矣魯反耳且入人之國其卑何如責其無禮乎無是理也直陵弱而以無禮釋之不可以訓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曰冬楚子及諸侯圍宋案左氏於二十八年四月去宋無從晉師則非楚子自圍宋也故經書楚人今左氏乃謂楚子及諸侯圍宋是自相伐也先儒不察遂有人楚子所以人四國之說寔賤之繆由三傳唱之也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劉氏曰宋襄公死矣春秋前貶之又宋公貶則二十一年當執宋公之時猶不曰楚人而書楚子何歟

穀梁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陳岳曰苟曰不正夷狄之伐中國則宣九年楚子伐陳十年楚子伐鄭十三年楚子伐宋陳鄭與宋得非中國者邪書楚人而善楚子何狄愚按信夷狄以伐中國者諸侯也乃寄人諸侯於夷狄而不正人諸侯則非正大明白之舉矣聖人肯如是乎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氏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

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

得人有人而校臯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

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廐咎如獲其二女叔

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遺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

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
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及其國及其
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者曹其首也
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及璧及宋
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
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
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
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
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
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

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
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
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
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
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
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襄衰者也其將由晉
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
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

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

趙襄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

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朴楚自呂氏

志漢東駿駁存食上國齊桓出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

偉矣此正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後楚之易耳

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足於破其黨與而後攘之必先有

為事於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於蔡文公將攘楚必先有

在推尋故事於毛舉曹伐衛而二公攘夷安夏之與塊故其病

不彭愚按左氏嘗記狐偃之言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而

致伐曹而左氏又謂則齊宋免矣則裸浴之故此其自

相伐者也然其間必有二禮與曹觀以裸浴之故此其自

不得而取之矣辨又見四年齊伐楚侵蔡真偽相錯亦

公羊曰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

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

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

伐之也劉氏曰若未侵曹者春秋豈

穀梁曰再稱晉侯忌也劉氏曰即實再出何以知之韓

義故泥於兩晉侯而為說諸儒緣之遂美晉侯有攘夷

伏尊中國之心嗚呼使春秋之旨果若此聖人之心豈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氏曰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

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存耕趙氏曰左氏以楚人

相抵牾矣愚謂刺買在前楚救衛不克在後公是時未

懼晉也乃懼楚也

公羊曰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趙氏曰案經文直書內辭乎愚謂惟其不可使往故書其事以示義何暇遂公意而書戍衛乎若遂公意而書戍衛則春秋乃阿意之文又何以後世哉

穀梁曰先名後刺殺有辜也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趙氏曰案此依事實次第書之穀梁不得為先名後刺之義愚謂若先名後刺為殺有辜則先刺後名者為殺無辜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皆無辜者歟不通之論也若刺之可則春秋不書矣唯其不可刺是以書之大穀梁若刺之可則春可戍衛又不責魯之不可專殺骨肉之親而但譏買之可刺夫是謂失其是非之心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氏曰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果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經當書之今經但言執曹伯畀宋人而已况晉文伐衛耳未嘗入衛也安能分衛田乎左氏於此言分田以倍三十一年取濟西田田之說而不知其先自相戾也辨又見三十一年

公羊曰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辜何甚惡也其甚惡柰何不可以一辜言也趙氏曰宋非侯伯文乎公羊不見事跡億說耳又云曹伯之辜甚惡億說耳

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

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劉氏曰非也向若稱晉人執曹伯則穀梁毋乃又如齊人執陳袁濤塗而譏其踰國以執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氏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
案經文齊宋秦皆稱師獨晉稱侯則宋亦違將帥師也而左氏以為宋公未可據也今欲見其事迹姑附于本義而記其說于此

公羊曰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
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劉氏曰公羊曰自戕賊者也案公羊本云楚無大夫前年戊宋圍緡雖以師行猶自從本稱稱人而已今忽如此問則是楚有大夫也即言之是前所言非也即前言之是今所言非也陳岳氏曰穀梁釋泓之戰則曰稱楚人稱楚人以敵宋責非也陳岳氏曰穀梁釋泓之戰則曰稱楚人稱楚人以敵宋責非也相也公羊釋此之攻戰則曰稱楚人稱楚人以敵宋責非也齊侯而邪苟貶不敵君則邲之戰與寧之戰何其敵楚乎不貶與

衛侯出奔楚

左氏曰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

侯出居襄牛衛侯聞楚師敗遂適陳使元咺懼出奔楚

使元咺 奉叔武以受盟 案衛國當時已與楚矣國人未嘗不欲

若適陳經亦當書之今經乃云自楚復歸于衛不知何時復自陳適楚又自楚歸于衛乎又衛使若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則衛侯必不與元咺交訟而殺之也以經考之傳無足信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陳侯如會

左氏曰晉師甲午至于衛雍作王宮于踐土卿役之三

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

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
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
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
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
弓與一彤矢百玃弓矢千鉅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
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
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
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
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
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於是役也能晉

以德攻無劉氏曰左氏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今案經
虛也愚謂春秋書變不書常所以傷世教之衰也若晉
文果致天子及王子虎盟于王庭聖人當直書其事以
示義可見也安得使後世見傳文而後知其不書之意哉
左氏見後有公朝于王所見傳文而後知其不書之意哉
去京師不遠晉侯不往朝之必作王宮而致之朝吾
恐晉侯不如是之迂也况當大戰之餘往致之朝吾
作王宮為一如是之迂也况當大戰之餘往致之朝吾
之三月宮說夫晉文安哉左氏亦自知之不通也又為卿
會于此天子論之必可致而依宮以待之乎自左氏之說
行諸儒承晉論議遂起使晉文蒙二千之惡而不伸
悲夫又曰晉論議遂起使晉文蒙二千之惡而不伸
而侵曹伐衛執曹伯畀宋人詭譎萬端而何德功之有
然則左氏既稱晉文於惡而又誣晉文以善者由是
非不定也或曰子晉文之言豈知婉而義乎曰春秋
有婉而成章者謂屬辭比事而義自見者也然未嘗改
其是實使後世測度而為義也夫臣弑君子弑父且不
諱而直書之何致

公羊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此說亦通但有
穀梁曰諱會天王也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劉氏
實會天王者事亦大矣可得諱乎愚謂陳侯來後
不及盟故但言如會紀實事也何外乎會之有

公朝于王所

公羊曰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
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趙氏曰稱王所者
志乎朝王而已異乎盟會所又曰稱王所即王之所在
耳無他義愚謂天子在鄭不可言如京師故但言王所
猶今世言行在者製言之體然也公羊此就此生義捨
本義而不之求借哉况致天子之說不足信乎非其所
穀梁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案穀梁言非其所
句之大體一事之大義而獨就所上生
義且又曰朝不言所非善學春秋者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左氏曰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
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
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
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
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
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
者無懼其辜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祥守
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顓大華仲前驅叔武將

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辜也

枕之股而哭之顛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言自楚者由楚得反也元咺出奔左氏乃言為故武受

盟案三十年惟善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不言叔武

左氏之傳不可為據愚謂若晉人後衛侯元咺得以訟其

晉而衛侯不見執於晉且經明言自楚而左氏乃言晉人

復衛侯是以見其妄矣且無也侯鄭既信或者之訴而人

衛則元謂云知少安武之無又奔晉何也無者而殺顯犬

角而元咺能不以廢命則守節之臣也何為與其君交

訟相為出入乎此皆左氏之自相拂者也

穀梁曰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

也鄭之名失國也補鄉呂氏曰案是時楚經城濮之戰

國于衛侯自楚歸于衛著其自楚也言歸自楚則背華

新夷之臯可見矣劉氏曰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

也此語無理蓋不足辨又曰鄭之名失國也非也諸亡
國春秋尚不悉名之况鄭之國未亡乎又衛侯前出奔
今復歸出時可謂失國未嘗名得歸可謂得國反名之
此乃吾所不解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左氏曰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未詳信否

穀梁曰諱會天王也即左氏之謬辨在後

天王狩于河陽

左氏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

也且明德也劉氏曰左氏迷惑此說心未能了既云晉

書狩即即實使王狩非仲尼故書也即實仲尼書之非
使王狩也其言首尾相反由迷惑故也又曰言非其地且

明德也亦非也使晉侯召王其禮甚悖亦何德之明然則左氏固暗於王道而非仲尼之徒者和愚謂二傳皆謂晉侯召王以諸侯見而夫子諱之諸儒種繆同然一辭夫晉侯果召王夫子當直書其事為後世戒決無改舊史為暗晦之文使千載之下猜其意論其跡以啓紛紛之爭也程子曰以經考傳之偽今據春秋論理似為未失若捨經求傳則一以左氏足矣何必春經論理似為未讀春秋之大病也曰孟子何以謂五伯三王之舉人邵子執諸侯謂功之弱國奪天子之權與三王橫然太公順天應人之道如陰陽晝夜之相反其所連諸侯以相伐建一且齊桓未嘗召王亦不免為三王之舉人邵子也侯召王然後為三王之舉人哉夫晉文方假仁義之名會諸侯以尊王室豈有召王來就諸侯之理乎

公羊曰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温近而踐土遠也辨見左氏

穀梁曰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辨見左氏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曰其日何錄乎內也趙氏曰言內書曰何不書月乎愚按有日無月脫之也公羊因以為義鑿矣

穀梁曰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

為已偵矣趙氏曰案天子巡行諸侯會于方岳之下何得云朝于外即為非禮哉愚謂此事之義春秋責其常時不以時朝今因晉文之會適值王狩于河陽遂為一朝若不朝則亦不朝耳非謂於外即非禮也書公朝本魯史之文爾非謂逆辭也夫公朝何逆辭之有書于王所亦紀實事而自見其惡爾非謂尊天子也會于温言小諸侯以河陽言之大天子或有此理乃魯史之常法而春秋本義亦不主乎此也日不繫月蓋偶闕耳非謂晉文行事顛倒而特闕月也公穀以日月為例固已繆矣然未有若此之甚者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氏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

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剛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宜諸深室甯子職納橐案諸馱焉侯殺

其大夫執人之大夫春秋猶書之豈有殺士榮剛鍼莊子而春秋不書者大抵左氏好奇事得齊東野人之

語往往自為說以益之夫元咺之奔晉固有告其君之惡者未必如左氏之說也故愚擇其粗可信者錄之在來者詳焉

公羊曰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臯已定矣歸

于者臯未定也臯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

之於天子之側者也臯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

之于天子之側者也臯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臯何

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

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

武辭立而地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

然後為踐土之會始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

咺爭之曰叔武無辜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
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柰
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
者文公為之也趙氏曰歸于與歸之于義一也或傳寫
侯諱是掩惡也何名為叔武諱陳淳氏曰據理乃是為衛
人不要別生義也愚按諸侯執諸侯歸于曰據理乃是為衛
覈其辜而定未可于天子矣豈有辜未定而便執之理乎若
與左氏未定未可知左氏曰何辭告于天子乎又案公羊所載
氏曰衛侯聞楚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公
羊則曰衛侯聞楚逐衛侯而元咺及公之子瑕而已初
實也今以文公逐衛侯之則但曰衛殺元咺及公之子瑕而已初
無殺叔武之經考之史記世家亦但曰瑕而己初
武也襄言淆亂質諸
聖人當以經為正遂殺顯犬前駢射殺叔武公知其無辜
枕之股而哭之

穀梁曰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歸
之於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陸氏曰穀梁謂入而執
咺之事故穿鑿耳劉氏曰正自執之爾何必入乎愚謂
歸之于京師豈有緩之之意歟若言歸于者斷不在京
師歟皆不通之論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氏曰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劉氏曰左氏云元咺立
衛剽同不當冠公子而名之矣即以為國人與諸侯
不助者當與陳佗同不當仍冠公子也瑕冠公子此其
不君明矣假令元咺實立瑕者猶當書云衛殺其公子
瑕及其大夫元咺元咺以瑕為君瑕以元咺為臣正其
君臣則辜惡明矣無為元咺以瑕為君瑕以元咺為臣
不氏皆出左氏義何怨至此而迷亂其說哉愚謂如公
子瑕果立為君則為真衛侯矣至三十年經復書曰公
子瑕何也此皆可疑之事豈無咺與瑕執國政而未嘗自立邪

公羊曰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
案公羊以自晉為叔武爭則是臣可得而訟君
武爭也固已昧夫三綱矣而何氏復言為伯者耻之使
若無辜則是春秋黨
惡也皆不可以訓

穀梁曰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也
趙氏曰凡大夫還悉書自無他義愚謂此下二句施之
衛侯劉氏猶謂其無理况復以施之訟君之賊臣何遂
惑之甚哉獨曰自晉晉
有奉焉爾一語得之

諸侯遂圍許

左氏曰丁丑諸侯圍許
經且無月左氏
何從得其日哉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穀梁曰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

王命也
劉氏曰衛侯鄭復歸于衛穀梁謂其名者失國
也今如曹伯襄但見執耳非失國也何故亦名
愚謂曹伯乃晉人執之以界宋人今經又不書歸自京
師不可謂天子免之也凡君大夫歸國者皆言復何獨
此復為通
王命哉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左氏曰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

禮也
案葛盧非朝啖趙辨之明矣中國不能以禮正夷
狄而與之交何謂禮哉公在會而大夫受之尤為非禮也

公羊曰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

朝也
趙氏說已
見本義

穀梁曰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單也

劉氏曰年人葛人亦可謂單矣何以得言
朝哉愚謂莊五年即黎來亦曰朝何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

不書臯之也在禮卿不書侯會伯子男可也案六國

則知魯亦使大夫會故但曰會其人如及宋人盟于

宿之類是也左氏經所書自可信矣而傳復以公會斯

襄貶之徒有諱公之說矣夫卿有臯當書其名以顯示

其惡而左氏以臯之不書卿劉氏蓋已謂非矣其夫列

冬介葛盧來

左氏曰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

信左氏稱朝辨見前牛鳴

三十年夏秋侵齊

左氏曰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

也夏秋侵齊案圍鄭在秋左氏言侵鄭在春若然經當

侵鄭未可信則狄間晉有鄭虞亦未可信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公羊曰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案春秋稱國

豈一一道殺哉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

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及公子瑕
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劉氏曰非案也宣公九年常陳例殺其大夫
也俱稱國也一以為有辜一以為無辜學穀梁者不亦
難乎且公子瑕者同姓之卿元咺乃異姓之卿亦不可
以尊卑言也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曰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
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

為不臣也劉氏曰非也公羊常例以歸者出入無惡復
衛侯復歸亦足矣又謂之出入無惡可乎又案穀梁前
二名以八年云云鄭之名失國也然則此非失國者何以亦
國此亦歸其所何不曰復歸乎愚謂春秋固惡元咺矣

故書曰元咺出奔晉又曰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讀春秋
者不於此求之而以衛侯歸之一字求惡元咺所謂與
薪之不見而秋毫之是察者也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曰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
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
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
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
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
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

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
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
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
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
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
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
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
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
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案經言晉侯秦伯當以經考

傳之偽獨燭之武之言有可乎者然亦無所附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氏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

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

味羞五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非本義不錄

穀梁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案天子之宰通乎四海謂其總攝之也非謂可以出聘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氏曰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陳岳氏曰將命未行又命

自周聘晉雖曰未行亦內事耳何命而不得顯于史策必不然也李氏曰左氏以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復聘

于晉杜云遂因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尊周不穀梁云遂因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尊周不

敢使並命若公遂如晉明年春書公子遂如晉則此經
為並受二命明年自周如晉明矣左氏釋下經為拜曹
田意以遂再使於晉且自魯至周而晉計其地之遠
近自冬至春必不能來而復往設欲謝晉豈無他卿况
曹田無晉歸之經左氏之釋恐未為實公羊以為專政
遂事失之愚謂經先善公周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則左
當時並受二命故春秋者能脫然舍傳而求經豈不明而
為辭以晦之讀春秋者能脫然舍傳而求經豈不明而左
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曰趙氏
亦受君命何得指大夫也又案僖公
時未失政言公不得為政亦非也

穀梁曰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趙氏曰京師
故言遂耳不敢叛京師有何理乎劉氏曰春
秋據事先後而書奔本無異者何必強解乎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氏曰取濟西田公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

館人告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
之分曹地自泲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趙氏曰云使

合不書宜二十八年執曹伯不應經四年方分其地劉
次曰若實臧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文仲但請田非聘
彼四事書請田之比也禮曰卿非君命不越竟子巫如晉亦
書即請田之獨不書也禮曰卿非君命不越竟子巫如晉亦
何恨當謂之取曹田自泲而曹地自泲以南東傳于濟
謂然當謂之取曹田自泲而曹地自泲以南東傳于濟
宋人當時於無此八年自泲而曹地自泲以南東傳于濟
伯襄歸于曹也伯遂會諸侯於許矣則夫晉侯既釋曹
息而好已通也伯遂會諸侯於許矣則夫晉侯既釋曹
後又分曹田於諸侯也且以魯國得曹侯田自泲以南東
傳於濟以盡曹地也諸侯不知分于諸侯者又復幾何區區
曹未嘗吞併鄰國前既分于諸侯者又復幾何區區
諸侯則盡曹之境有前既分于諸侯者又復幾何區區
以為國矣何分田以後春秋歷書曹伯之會盟侵伐伯

有餘年而不亡邪若左
氏者可謂無既之言矣

公羊曰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

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

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

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趙氏曰若晉人使然亦當別為

文不應依常法書之胡氏曰言曹田皆非今驗于經是

魯地何以知之案襄十九年公伐邾取邾田此是曹田

亦當書曹田莘老孫氏曰案經書之與汶陽田相等耳

無異文也高氏曰凡取田必繫國稱田是也此不繫國

本我田也嘗為鄰國所奪今復取之愚謂若實曹侵魯地雖久奚諱而沒曹乎

公子遂如晉

左氏曰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獻可杜氏曰二十八年經害晉侯執曹伯昇宋人左氏

雖謂分曹衛之田而經無其文此年春書取濟西田又

無分曹地之文亦無晉使歸曹田之經則此濟西田非

曹田也濟西田孫氏謂本魯地今復之者也成二年經

書取汶陽田左氏釋云晉使齊人歸我汶陽田則魯取

其侵地直書曰取汶陽田也其與此年取濟西田一類

耳由此言之不可謂拜曹田而行矣傳皆曲生外文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氏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牲牲成而卜郊上

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劉氏曰禮不卜

日案如此說非也所謂不從者即謂日不吉耳亦吉則

不敢郊故須免社也又曰卜午日牲牲成而卜郊上

怠慢也非也繫者即牲牲之名久矣豈必卜日哉且魯

其郊可否也左氏疑魯之卜卜郊可否也是以誤之爾
愚按春秋非譏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其所譏者僭天
子之郊及四卜
猶三望也

公羊曰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
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又曰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

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

天下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案春秋非譏免牛非禮亦非論免牲為得禮蓋

所譏者僭天子之郊四卜與猶三望也公羊既得其說矣何故復言免牲為禮免牛為非禮哉其曰百里千里

語亦未瑩

穀梁曰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
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

以己之辭也

案乃之為言遂也亦語助之辭未見亡乎人之辭之意也

冬祀伯姬來求婦

公羊曰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

也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祀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辨並見二

十五年蕩伯姬逆婦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左氏曰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

祀相奪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鄫何

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

公之祀命請改祀命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氏曰滅滑而還經書入滑傳言滅滑滅與入相去遠矣言還時滅滑不應秦在四月後然後要其歸路而敗之也必此入滑別是一時之兵而左氏誤合為一事耳

穀梁曰滑國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左氏曰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又曰遂墨以葬

文公晉於是始墨

案經書晉人則遣將也傳以為子墨

不可從戎也曰居喪不可從戎正當直書其事以示教豈有沒其實而可見其義者哉
公羊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

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

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冢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

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欽

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

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

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

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擣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友者其

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

微先軫也或曰襄公稱之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

為賤君在乎殞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

日盡也趙氏曰若賤之及稱人是乃隱其惡也何勸懲

乎愚謂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怒殺

之敗而復為此戰秦不悔過尤可狄之也而曰秦師何

也蓋秦之舉在於事而已矣豈在去師之一字乎其曰

晉及姜戎猶言晉與姜戎也而

何有微之之意乎餘見或問

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

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

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殺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

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

伯曰子之家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

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殺之巖陰之下我將尸女於

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

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

交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

正其釋殞而主乎戰也劉氏曰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

狄秦也非也此傳云晉人及姜

戎要而擊之殺夫要而擊之則非戰矣春秋可得疆書

戰乎且平心論之晉則有背殞厄人於險而秦反見狄

不亦誤乎又云徒亂人子女之教男女之別此吾所不

知也又云秦之為狄自殺戰始也吾則知之矣此傳妄也

愚謂春秋書公敗其師于某者

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殺匹馬倚輪無返矣

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曰葬危不得葬也既敗秦師而後葬何危而不得

葬也

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曰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

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

曹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案經無日月左氏

成子自狄自是狄之別種若然經當書白狄矣不應於

此但書狄也况獲白狄子經自應書夫晉既敗狄矣不

應先軫死之也况先軫智者也於歸秦三帥之時不顧

而唾已涉數月不應後死於狄也此皆事理有可疑者

况先軫之事亦非此

經之正傳故不取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穀梁曰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

為言猶實也趙氏曰未可殺而殺謂定元年殺殺者此

說非也定元年惟殺死故紀其災也且今

百草未死豆苗先枯即知豆易凋不得云舉重也此則

百草俱不死冬温故也乃書事實何舉輕之有乎愚謂

實者結實也其曰實之

為言猶實也尤無意味

三傳辨疑卷第九



三行...

...

卷之二